

十叔說新語

新語

世說新語卷之下

宋 劉義慶撰



梁 劉孝標 注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

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

不虛也仕吳至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

傳為孫峻所害昭字子布忠正有才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

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

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

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

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之陳騫與秦也。曾父名繇。故以遙遙戲。騫父矯。宣帝諱懿。秦父羣。祖父寔。故

以此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

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

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

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太皇帝孫聞南人

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

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柸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

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

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子曾不如太原溫頤川荀寓溫頤已見

寓字景伯祖式太原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范陽張華士卿劉

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宗正卿或義陽鄒湛河南鄭誦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

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

宗正卿或義陽鄒湛河南鄭誦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誦字思淵

秦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譽嘆無宮商或延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諷或口如含膠餠或頭如巾

壑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

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

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

有太原原溫長仁黜穎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

許南陽鄒潤甫淇河南鄭思淵誦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

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元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

太侏大

有未詳二字寓
作寓下同原作尉

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
 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
 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
 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
 須插牙齒眸子擣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遊市里行者
 辟易坐者竦踞或稱軍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
 者故我形之足信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始以代
 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饜摧園問糞壤汙黑歲莫年過曾不自
 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
 子遇我如贊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
 為人寶也則當如卑陶后稷巫咸伊陟保父王家永見封殖子
 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干載流芳
 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合辭從
 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
 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
 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
 澆澗樓遲神邱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當如顯身成名者也今子
 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
 之志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常人
 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救謹聞
 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
 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
 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
 造意頭日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

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蟻蝨同情不聽我謀悲
 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儕子不如太原
 溫顛穎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誦此數
 子者或譽嘆無宮商或冠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諱少
 智諳或口如含膠節或頭如巾藿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
 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砥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
 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若鑿池抱甕
 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窞之虎石間饑蟹寶中
 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
 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

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氏

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
 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畧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
 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
 五卒犬將軍為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竝

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

鶴陸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

龍駃駃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百

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坑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

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皇子誕育普天同慶

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資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恪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

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寧勝馬邪諸葛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

洵吳人以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

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

器何邪以戲問無能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

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類好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

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合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

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疏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糖特王公笑其言

伯仁曰不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以戲

王丞相枕周伯仁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

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

有世三六

有及字

金作斤

侍敘其慘神記

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如葬寶父時

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

接復恩情如生家中吉中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

寶因作按神記中

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

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

既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

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

別傳

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

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

勇邁終古

終古往古也楚辭曰何曰

佛不亦大乎思曠

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尙不能得卿廼圖作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

晉陽秋曰翼率眾入沔將

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

調之殷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曹案叔氏家訓書滄篇第十七重者之後多饒後息之意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

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

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

侍敘其慘神記

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如葬寶父時

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

接復恩情如生家中吉中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

寶因作按神記中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

云有所感起是也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

許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

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別管輅

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

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

宇宙

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日曰宙

勇邁終古

終古往古也楚辭曰何日

佛不亦大乎

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

晉陽秋曰翼率眾入沔將

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

調之殷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

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

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齋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

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

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
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
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
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
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
集載桓玄問王
疑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
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

耳異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集家門傾動人
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
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
士

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勢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
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谷佳笑

王劉每不重蔡公一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
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答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
甫無君輩容

張吳與年八歲虧齒立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

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寮屬
名曰隆字

佐治汲郡人仕
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

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

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
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

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

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一作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

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

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

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

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

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

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

王曰此非拔山

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

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

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干

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

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

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

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

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侍中謝公見桓公拜

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脩已見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

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竟

封興道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

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也

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

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

車騎將軍中子也少有清譽任至江州刺史王宣武云不恒相

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

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唇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鬚髮

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

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

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

融字景山惜第二子辟琅

邪王文學不拜而蚤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壽評曰

亮連年動眾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儻晉書曰

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

所言之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

詩自此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籛之揚之棟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

秕在前范曰泚之汰之砂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世說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

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失小望遂名之為羊

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龍蒙而不

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官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

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魏氏譜曰顓字長齊會稽人祖肩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顓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邵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郝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

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載謝並已見

范啓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撥皮無餘潤郝答曰舉

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諂於道二何佞

於佛中興書曰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

萬計是以為還邈所識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

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膠

范榮期見郝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

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郝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昭

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

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礪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

餘也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

也佳地

各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
曲阿祖之王蘊謝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
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暹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
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

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嫠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
陽車騎輜重甚眾秦之昆弟妻嫠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嫠曰
何前倨而後恭嫠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
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賦顧苦求之乃
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祿隆安記曰破冢州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

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賦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

降謝立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
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

人面狗心者是那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晏
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識
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
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
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鶩炙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
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
眾議而殺之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

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
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
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

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詢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
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

淵作淵

有云字

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陰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陸公主訪婿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機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

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

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

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剖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立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

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

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

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

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

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

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

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

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

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立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立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

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立所侮於言端常蚩鄙之立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

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

山更作噴

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罅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初如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眉子曰何

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

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

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折腰出質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乃自詣齊

宣王乞備後官因說王以四始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句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春作春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

扇塵之事平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天此為

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使啓鎮東徙今

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

猶不廢又云孫權築治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

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

高六年令天下縣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

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

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邱人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

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為常服耳常遇蔡子尼

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大郡多人士琅邪王

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

治作治

有少字
常作嘗
怡作留

鈔作妙

陳作謙

王作正

逆位遊北位比

不在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如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曰夫人於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陳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轆轤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王念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款金

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觀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褚公雖素有重名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

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還其所如

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孫樂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

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褚大怒曰真

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

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

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

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

日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各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

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
 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
 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
 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有大牛重千斤噉
 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犛魏武入荊州烹以
 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
 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
 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
 弱反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向真
 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實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
 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
 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

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
 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
 玩賢妻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
 僂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手歛叔虎
 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

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邱子贊曰所牧何物始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

龍攄列仙傳曰商邱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
 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
 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
 綽為贊曰商邱卓榮執策吹笑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
 始非真豬儻逢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
 風雲為我龍攄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
 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

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

賦遂初陳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人

劉惔之姝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

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那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

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

意請許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

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

也萬

三祀三石分何解

蔡伯喈睹棘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

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

傳之至今王右軍聞大噉曰三祖壽臺一作樂器虺瓦凡一作弔孫家

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臧顏

怡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也

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臧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

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

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

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
酒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
黃取其僑逸
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僑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儕繼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壯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壯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也所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
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
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士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帶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

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痂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
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
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故云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
謝氏譜曰尚長安僧要適殷歆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
顛小於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字也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
云頰似足作健不
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
父蘇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
韓康伯似肉鴨

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為將立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鳥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立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

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惔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人口消釋言愚人別味得好梨蒸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追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

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

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逆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眾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或自刺之以劍也不聞響矚有何意故而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曰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西而出軍王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

謂佳愜

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

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范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

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人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慝好利

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襜詐孰眠敦論事

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疑謬

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七

導十壺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是錯所謂削亦反不
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
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愨期推征西陶侃
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
分兵以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
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
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
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
公賁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
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
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各官盡不滅嶠因下玉鏡臺
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

此書以人按後漢
入列注

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
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琨假守左司馬

北征劉聰所得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

車理即庾亮子會妻恢既許江思立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

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

莫來女哭誓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曠人宿恒在對床上後觀其

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

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

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

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

不辨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

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鑿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

嶧陽浮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

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同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

至極其唯無乎 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

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

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

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嚙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

范立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桓

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立

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己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

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

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

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

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

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執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

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立平乃

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

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

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屬意

謝暹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

乃謫與賭得即燒之過謝立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

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玄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記曰峽長七百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其母緣岸哀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

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爭義逐之竊

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命後有罪浩陰

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為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誰襄至據山桑燒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陳信安縣

命作降
為作偽
陳作陽

倚以才

桓公坐有參軍椅丞雖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

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僮梯將去續晉陽秋

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

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於外者唯此一事實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遇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

瘦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立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温參軍數從温征伐

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温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

破會處郭林宗別傳曰鍾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

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甃可憐何以不顧客曰甃既已

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

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前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

荷擔作何儋

轉作輔
執作執

令作全

快作快徒作徒

全作至

家產作產業

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
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
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
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
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
晞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
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
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立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
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與眾在聽視槐良久嘆
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立敗殷仲文歸京師高
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
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
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
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

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
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
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
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
全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
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通治家富擬王公而
王戎儉吝其從子婿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
出外天下人謂
為膏盲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

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
望自遇甚薄而家產近豐論者

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
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
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
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

有遠字

有韶字

引作弘

大作本

達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籙瓊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

史刺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

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山山李引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

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也王悅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

噉筵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天嘆庾非唯

風流兼有治實

郝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郝家法

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

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

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

羈有曠世之度

汰後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

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

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

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德晉書

荆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晉記曰丞相素為諸

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問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

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

實作寔同

琉作瑠

因作翔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實遠反走即謂崇日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則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悉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

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未畢使去王石所未知作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粘精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

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

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鳩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困軍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鴛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非萍蘆又牛形狀氣力

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非萍蘆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

馭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

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合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

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至一縷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威傳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輶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

又稱日投

世說新語

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種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犬備疏肋難斷。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租。因直內箸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萬。金室與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純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輝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眾。愷惘然自失。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

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二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輪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卽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為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于時人多地貴。濟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斥外。

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溝一作埒。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

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獲。扁語人為戶。扁。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

世說新語

捐信捐

果作果

也作兄

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捐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
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蓋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
于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
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
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惟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
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見王胡之王恬並已司州言氣少有牾
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
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疆來捉是恬從祖也

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
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
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
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
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
損其自然劉諫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恭時為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為
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六佛來土

上作土
士作上

明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
荆州佛大忱小字也 彊之轉苦便各以君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
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
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鬪南郡鷺每不如甚以
為忿迺夜往鷺欄間取諸兄弟鷺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
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護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
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為王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
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
丁艱服除還都惟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

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

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

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各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

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

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

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

雅以寵幸超授太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

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

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

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譏殷荆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
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

其作要曰王珣當作
白王曰宜

藻作藻

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
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疏讓言以息按國寶得
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
夷會不攜貳豈有仲堪微聞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碁並噉棗文帝
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
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救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
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弟二子性剛
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
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復欲
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
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
夢周宣王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
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
治弟植之罪逼於
太后但加貶爵

有不字

有曰字

交作教

韜作幅

乃作及

雲作延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
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
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
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拜而遂
為妾勝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成都王穎討長沙
王隱晉書成都王穎討長沙

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
政求為邯鄲令於穎穎交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
可以君民致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及機於七里湖大敗玃
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
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韜見秀容貌自若遂見
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犬風折木平地
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
皆盡有識尤之乃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臣刑歎曰欲聞華亭鶴
侯可復得乎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
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
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

劉琨善能招處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

散作喪
散微言以此後人
有歸字有此八字

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盟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糾合齊散軍失土無成功也敬徹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眾抗行淵軌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

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悅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各望足以惑眾

日佳句

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故即然之遂害淵類初滿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滿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着牀曰若如公言昨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啟參軍有於殺因謂曰周家奕世合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毋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溫氏譜曰嶠父

有即台無既字

是作祈
祈作是

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

溫嶠為散騎侍，嶠以母既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

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東帶躡履而詣焉。聞

可起，即拔為鎮，繼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是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祈，結恨釋氏，宿命都除。阮

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具感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問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形於音迹，曾卧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西

奕謝曰：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人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

世語新語

三

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

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稱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收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

大破賊因發病農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

相異宜才用不同付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荆州開符堅白出淮肥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

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

陽而并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社矣俄聞大勳克舉慷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

狀立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

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立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

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盥盛澡

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

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

正譖云誘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司空

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

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

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

幾為勸學死太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

曰蝟蟻小者勞即彭蟻也似蟹而小今彭蟻小於蟹而大於彭
蝟即爾雅所謂蝟蟻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
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
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
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按其勝者且擇取四人
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
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
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
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郎下度流涕悲哀王丞
相問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現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胡兒既無由知
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
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

現任現

今書注及注于此一見

必佳以

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
時以中為稱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
必相開悟可謂德教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殷師字師
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孝武不知是殷公問
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滿年病卒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也大雅詩
注曰谷

鯨作鯨
有會稽人三字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
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煥鬻魚鮓鯪未可
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光祿潭之孫右
同廢為庶人義旗
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
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

日佳白

遷佳迎

汝佳女

動佳慟

鳴佳鳴

目按又見

詔用仲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荆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
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
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
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
安中袁紹
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
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
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遷娶擢
空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
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
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
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
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
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

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梁別傳曰梁常以婦人
為主驃騎將軍曹洪汝有色梁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
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蝦往唁梁梁不明而神傷蝦問曰
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
梁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領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
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梁簡貴不與常人交接
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
也哭之感動路人梁雖福隘以燕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
此語何劭論梁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
賈公問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後妻郭氏酷妒有男
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
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
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曰郭氏即賈后母也為
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
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不能終至誅夷臣

世說新語

之佳才
二佳三

悟佳恒

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如悍。自弊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莊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之。吳郡吳除之。遣將軍何定。遡江而上。辭以捕鹿。二千口供。秀妻以姨

妹。荆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荆氏襄陽太守。南陽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荆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

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荆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悟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

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踰捷絕人。踰牆而人家中。莫知。徒有高負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

無聞。唯見世。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着人則歷月不。似十洲記曰。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充計武帝唯賜已

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辛亥。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

仇隙第三十六

世說新語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觀作亭

通作知

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日任
 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日綠珠
 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邇照又憾潘岳昔
 遠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
 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書曰岳
 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勃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
 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礮王隱晉書曰石
 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
 泄收崇及親莽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誠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
 母別日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日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
 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
 人日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
 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復何為潘曰俊土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繁作環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院院
 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現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
 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
 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璵與知名遊權貴之
 門當時以為豪傑

門當時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愷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

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

御之才對曰焉知鈔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

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

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

父攻承王屢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論曰愷王雖

愷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穉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

文武幹襄封謙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毋請為饌毋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日承娶南

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
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曰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
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讎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吾所以積
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吾所以積
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

日所謂八贊之士累遷王修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

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

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

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之

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毋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殺其事且王

廙之害司馬丞還適其情修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

也錄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

協作結起作志
中作甲是作山亦作
和踵作重
歷作行

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

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

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

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

諸不法以先有陳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中興書曰義之與述趣尚不同而兩不相協述為會稽居郡

境王義之後為郡中尉而足迹不踴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

揚州就徵周懸郡境而不歷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之初語親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射更望會稽便

自遜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義

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

也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父不可復測答曰

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

卷之四